

空兴小品专集



定兴县文化局召开戏剧创作座谈会



省直實驗戲班演出
慶英劇《紅樓夢》

王惠民主題詞

保定地区文化局长田惠民同志题词

挥去假恶丑
弘扬真善美

李家惠

一九三〇

定兴县副县长李家惠同志题词

目 录

他们踏出了坚实的脚印	谢美生 (1)
扬我之长 繁荣创作园地	冯兰玉 (3)
梁婚记	陈仲生 (7)
公 仆	陈仲生 (17)
课 会	郝 尊 (23)
这样的便宜占不的	陈仲生 (31)
这样的情义讲不的	陈仲生 (39)
她与他	王彦阁 (45)
爱 同充满爱	陈仲生 (53)
摇钱术	王朝民 (59)
尊老爱幼	华俊芝 陈仲生 (67)
歪 风	宋洪喜 (75)
相形见绌	陈仲生 (81)
争 才	单明海 (89)

勘测兵的节目	陈仲生 (101)
我就是我	王彦阁 (111)
贺 礼	单明海 (121)
厂长的烦恼	王朝民 (131)
清廉图	单明海 (139)
说 笑	溪 滨 (142)
编 后	《保定戏剧》编辑部 (144)

他们踏出了坚实的脚印

贺《定兴小品专集》出版

定兴，大概因为元代出了一位伟大的元杂剧作家王实甫的缘故吧，近些年，这个县在学术界颇有点小名气。特别是今年7月29日，中国元曲研究会百余名中外学者在保定地区召开，这个县成了其中的一个会场之后，定兴这个名子，更是如日经天，光彩寰宇。鄙人也是王实甫祖籍定兴的支持者之一（见拙作《王实甫居家定州考析》），对定兴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基础，当然不在话下。但我对定兴产生厚爱的原因，远不只是因为她在七百年前仅仅产生了一位戏剧名人，而是因为定兴人沿着戏剧创作之路踏出了坚实的脚印。

从1985年以来，定兴县文化局认真抓戏剧创作，他们迎着戏剧事业的“滑坡”、经费紧张等诸多困难，曾先后两次出了《定兴县剧本专集》，这无疑是对巩固全县的戏剧创作队伍、繁荣全县的戏剧艺术事业所做的一个卓越贡献。但他们并没有满足过去已取得的成就，新班子上任后，继续了他们前任领导锲而不舍的工作作风，主动进取，再接再励，又一次组织、创作、出版了《定兴县小品专集》。先不说这些小品艺术上的完美程度如何，单就题材的广泛、数量的众多以及能够辑印成书，也就值得我们庆贺的了！更何况专集中有些作品已经在舞台上进行了演出，其形式和内容受到了观众的肯定。我们是搞文化工作的，当然希望我们全区更多一些县市能够象定兴县文化局那样，扎扎实实，认认真真地抓

好戏剧创作，如果全区20个县市都这样做了，那么，我们保定地区的戏剧事业肯定能再上一个新的台阶。正是基于这点，我褒扬定兴，因为定兴也为全区的文化事业做出了贡献。

对定兴县所取得的成绩，我们一方面赞赏县文化局，另一方面更敬佩县委和县政府。正是因为有了县委县政府领导同志对文化事业的理解和支持，才使得县文化局的领导同志们在抓戏剧工作中能够得心应手，成果累累。现今，我们常常提“社会大文化”这个新概念，什么是大文化？怎样搞好这个大文化？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其目的就是提高我们全民族的素质，具体到精神上，就是提高人们的道德素质，树立健康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。定兴县的各级领导同志充分认识了这一点，他们注意处理好“小文化”与“大文化”的关系，从每一项具体工作抓起，以达到逐步树立全县的文化形象、使“两个文明建设”共同发展的目的。他们这种务实的精神与敢为人先的魄力是难能可贵的。

还想明确一点，或者说是比较重要的一点：定兴县取得的成绩，固然离不开县委县政府的重视与支持，可在如何争取到县委县政府的重视与支持的问题上，县文化局的领导同志也是功不可没的。我历来是主张两点论的，我觉得，只有上上下下、左左右右，同心同德，相互理解，才能把一件事办好。这无疑就需要负责具体工作的同志在其中做大量的工作。定兴县之所以能够抓好戏剧创作，也正是凝聚了县文化局同志们的诸多汗水。希望定兴的同志能够好好总结一下这方面的经验，与其他兄弟县市那些成功的经验交流交流，共同把保定地区的文化工作搞好。

保定地区文化局副局长 谢美生

1993年10月

扬我之长，繁荣创作园地

冯 兰 玉

《定兴小品专集》拂着改革的春风问世了。培育这株新苗的是生长在定兴这块热土之上的一支普通的创作队伍。谨为他们的成功之举而拍手叫好。

抚今追昔，定兴曾诞生过伟大的剧作家，元杂剧《西厢记》的作者王实甫。也是河北梆子剧种的摇篮。而今，定兴的人们不但敬慕前人的光辉业绩，更注重踏着他们的足迹，继往开来，即使在当前戏剧市场不甚景气的状况下，活跃在定兴这块土地上的剧作队伍，初衷不移、痴情地耕耘在戏曲园地里。有耕耘就有收获。近年来，我县剧作者在各级专业刊物上发表的大、中型剧本达十几个，《保地戏剧》专为我县发剧本集两期，今又出版《定兴小品专集》，这些作品有的在省地获奖，有的荣登戏剧舞台。

创作小品正是我们的作者坚持两为方向的具体体现。因为小品这一表现形式正走俏文艺舞台，较好地起到了讴歌进步，弘扬正气，鞭挞落后，抨击时弊的作用。所以创作民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，是时代的呼唤；是广大专业业余作者的天职。身为文化主管部门的领导，如何将剧作者的创作热情引导到顺应改革时代要求的轨道上来，使之健康成长，以创作出积极而向上的文艺作品，这在戏曲滑坡的今天尤为重要的。

定兴县文化工作之“长”在于有一支较强大的剧作队伍。他们当中有从事多年戏剧创作的老同志；有热爱戏剧创作的新人；有丰富舞台经验的编导，有专科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。

知己之长并非难，而扬己之长则不易。特别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，戏剧创作队伍流失严重，经费拮据，剧本发表艰难，上演更难，使我们的一已之长难以发扬。身为基层文化部门的领导，如对此稍有不慎，就可能完全失去这支队伍，造成全军覆没的后果，为此，我们采取不定期举办各种形式的剧本创作研讨会；聘请省、地专家到县指导；或请名导演执导本县作者的剧本；努力为作者寻找发表作品的园地等方式，使他们产生一种责任感和自豪感。

如今，定兴的创作园地已花开满园。这正是扬我之长所至，我们将进一步为作者创造宽松、和谐的环境，为繁荣创作园地做出不懈地努力。

我们即要发现自己之长，更要发扬自己之长并使之光大。

话剧小品

买 婚 记

陈仲生

买 婚 记

人物：新郎……四十八岁、农民。

新娘……三十六岁、农民。

时间：现代。

地点：洞房。

（舞台正中摆放着一条长板凳。）

（新郎身高马大，着新装、穿新鞋、带红花、兴高采烈地唱着：“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……”上场。回头一看，新娘未跟上，向幕喊内：“哎！快来呀！”无回音，原路返回。手拉矮小肖瘦、着红装、穿红鞋、带红花、无精打采、低头不语的新娘上场。两人形象、情绪的反差形成鲜明的对比。）

郎：快走吧，你一个二茬还这么封建？如今大姑娘结婚，也没你这么羞羞答答的。

（接唱）“你往前走，莫回头”。

（手领新娘进洞房，扶新娘坐在长条凳上）：

郎：老婆子。不！刚结婚怎么能叫老婆子？叫爱人儿。对，小爱人儿！

（新娘看了新郎一眼不语）

郎：小爱人儿，你看咱们这新房：新糊的顶棚新刷的墙，新买的衣柜、樟木箱。为娶你昨儿个我才拆了炕，新买了最时兴的钢丝床，睡在上边要多得有多得，软软乎乎、颤颤悠悠，就跟驾了云一个样。不信你去试一试，咱们赶

紧睡觉去上床。

(说着去拉新娘，新娘挣脱)

郎：(解嘲地)这天儿可真闷呐！这么大热的天，你还不把上衣脱了凉快凉快？

(欲解新娘上衣扣，新娘推开，趁机握住新娘的手)

我已经打了几十年的光棍儿啦！你就真不可怜“穷人”？

(新娘甩开新郎的手)

郎：(生气地)我说你今天存心是怎么的？我真心实意喜欢你，紧凑和你，你是刀枪不入，一言不发！那介绍人还说你能干活、会做饭、里里外外一把手，物美价廉。依我看，现在社会上假冒商品到处有！你不是哑巴就是聋子！这可倒好，我花三千块钱买了个残品。走！咱们找介绍人去，我退货！

娘：(大吼一声)放开我！

(新郎吓了一跳)

娘：给我支烟抽。

郎：抽烟？我不会……噢！你抽烟。对对！你们南方女人会抽烟。正好我这儿还有喜烟。(掏烟给新娘点着)

哎呀我的妈呀，你可张嘴说话了。我说，咱俩夫妻一场，我还不知道你姓氏名谁、家住哪里呢？我先自我介绍，我姓马也属马，年方四十八，因为长得又高又肥又大，大伙都叫我大洋马。你呢？

娘：我叫牛玉兰。

郎：玉兰？就是王字加一点的玉？兰花的兰？(新娘点头)

郎：哈……玉兰，玉兰是保定名烟，你从广西嫁到我们保定地区定兴县，这可真是千里姻缘用线穿，咱俩天生有缘。哎，你们家是广西哪个县？

娘：贵县。

郎：贵县……好哇！贵县是富贵的贵，定兴是兴旺的兴，咱俩结婚吉利。那你的民族、年龄、政治面目、家庭成份、个人出身呢？

（新娘被逗笑了）

郎：谢天谢地，你这脸上总算阴转晴了。

娘：你在哪儿上班？

郎：我没上班，农民、社员，向阳花。

娘：我还以为你是派出所查户口的呢！问这么详细。

郎：（不好意思地笑了）不问这么多了，现在不讲成份。那……你家里还有什么人？

娘：一个老娘，还有一儿一女。

郎：过几天接来吧，咱们一起过。

娘：你不嫌弃？

郎：这是我的福气。我没费吹灰之力，就得了一个儿子一个闺女！

娘：这话是真心的？

郎：撒谎是王八蛋，闺女养的！哎，你到底多大岁数了？

娘：我也属马。

郎：太巧了！四十八岁。

娘：不，三十六岁。

郎：比我小一轮。……那也没关系，我长的年轻，又没结过婚，看上去咱俩年龄差不多。要不咱俩站在一起让大伙瞧瞧，还是挺般配的。（拉新娘站起）

娘：去你的，般配啥？你们北方人这么高，我们南方人这么矮。

郎：这就是南北合呀！今后你给我生个大儿子，肯定会长

补短，中等个儿。

娘：看不出你这傻大黑粗，嘴儿还真巧！

郎：我不光嘴巧，我的手更巧哇！

娘：那你为什么快五十了，还娶不上媳妇？

郎：咳！别提了……。生产队那会儿，大伙给我编了个顺溜儿：“大洋马，大洋马，干活儿、吃饭一个顶俩。”我劳动一天能挣两个人的工分，可一个工才一毛多钱，只能吃半饱，谁敢嫁给我？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政策好了。我不光种地是把好手，还会宰猪。咱可不象有的屠宰户，净他妈杀那病猪、死猪，坑害人。咱挣的是干净钱。不瞒你说，买你……不不，娶你花去三千元，银行里还有存款……（神秘地附耳告诉新娘）。

娘：大洋马，你没听说，现在人贩子用我们南方女人放鹰、骗钱。有的结婚当天就跑了，有的过一段儿也溜了。你把家底都告诉我，就不怕我坑了你？

郎：（一愣、诚恳地）我看你不象那种人，要不你还提醒我？

娘：我要是那种人呢？

郎：那……也不怕，我真心实意对你好，爱你、疼你，把家都交给你，我呢，吃稀穿破老实听说，服从领导傻干活，小爱人要是不高兴，骂我两句还得乐。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今后我轰你，你也不会走的。我把咱俩好有一比呀！

娘：比什么？

郎：厕所里挂表——

娘：这怎么讲？

郎：有始（屎）有终（钟），白头到老。

娘：大洋马，你真是个好人。能跟你这样的过一辈子就烧高

香了。

郎：你说什么？

娘：（自知失言）没……没什么。

郎：我听你这话里有话呀。

娘：天不早了，咱们上床睡觉吧。

郎：不！我看你有心事，咱们是两口子，你心里有什么事还不能诉告我吗？

娘：没……没有。

郎：那，你用眼睛看着我。

（新娘眼圈发红，赶紧低头）

郎：你看，你看。你这脸刚刚阴转晴，现在又晴转阴，还要转雨啦！

（新娘低头哭泣）

郎：（急躁地）到底怎么回事？真急人！

娘：马大哥……我对不起你……我不是好女人。

郎：（惊讶地）难道你……你也是放鹰的？

（新娘痛苦地点点头）

郎：（抓住新娘的脖领，激动地）你这个害人精：臊货！你们坑害了多少人呐！我们村二蛋，东搞西借凑了四千块钱买了个媳妇，结婚第三天就跑了。逼得二蛋走投无路上吊啦！……你说！为什么骗人？！

娘：马大哥，你打吧！打死我吧……要不我还得去骗人。

郎：（高高地举起拳头又放下）咳！（气得蹲在一旁）

娘：马大哥，这是我那没出息的丈夫逼我这样干的。他赌输了钱，拿我放鹰还债。

郎：不是说你丈夫早死了吗？

娘：介绍人就是他。